

河北民軍喬總指揮在

深縣張騫寺被俘紀

河北民軍總指揮部政治部印

MAG
228
114



3 1763 1584 8

卷頭語

這一本小冊子，是領導河北民軍忠勇抗戰的喬將軍，被中共偷襲被俘一段寫實的紀錄。這件事實的經過，雖然遠在一年以前，可是他在「抗戰建國」進行到第三年的嚴重關頭上，和偉大的民族解放鬥爭史的內在問題上，確有掌故的價值，絕不能以時間性來估計他的重要性。

時代之輪，總是一刻不停的前進着。中華民族的解放運動，——國民革命，是循着中國史演進的法則，進到現階段的。「抗戰建國」是全民自然的共同要求？大勢所趨，誰也不能把他阻擋住。窮促逃竄到荒涼不毛陝北一隅的中共，乘強敵侵境，國家民族存亡絕續之際，發表「九二二」宣言。投到國民革命的旗幟下，伴作「抗戰建國」的吶喊。妄冀以不相合中國國情的馬列主義，以破壞社會組織，分化「抗建」力量。這種不顧國家民族利益，甘心效忠洋爸爸的醜事，真是中華民族千古的罪人。曾記得喬將軍對我說：「當我率部北上殺敵，道經山西遼縣時，中共主要份子鄧小平訪問時，他說：『殺人放火的共產黨，現在變成了一個和藹的臉』。中共抗戰的假面具，竟於張騫寺事變揭掉了。這個事實，能不值得史家振筆大書而特書嗎？故其始末真像，無論在什麼時間，也有瞭解認識的必要。」

當喬將軍督率部屬，與如狼似虎的共匪決戰時，身中數傷，隨從死亡殆盡，於槍口

逼近他的時候，高聲一呼：「我是喬明禮」！嚇的羣魔，默無一言。他在醫院的養傷，中共代表，以花言巧語勸他投降。他說：「把我槍斃好了！反對宣言我不能簽」！像這樣頂天立地的忠勇氣概，真堪與「鼎鑊甘如飴，求之不可得」的文天祥標名史冊而不朽。

● 總裁常以「殺身成仁，捨生取義」訓示部下。他是 總裁的學生，亦可謂列門牆而無愧了。綺園先生，——楊參謀長於勸降的對話中，插言曰：「君子以氣節爲重；應該愛人以德」。了了數語，詞婉意正。致使小醜，汗流夾背，霍然變色。似這等臨威不懼的精神，怪不得他與喬將軍能存敵人後方，創造出爲國干城的河北民軍。噫！正氣浩然於天地間何患國家民族之不能復興？因綴數言，補白卷頭。

于華峯寫於汜水，防次，念九年，八月、二十日

序

民國念九年夏，喬總指揮將被俘紀寫成。囑錦爲序，甫握管，憂感交集，當時慘狀，宛在目前，飲泣痛心，不禁涕零，愁思縈擾，心亂如麻，滿腹委屈，不知從何說起，只好將我當時的感想，及印像深刻永志不忘的數點錄出，於以塞責，回憶張篤寺事變時，我部負隅抵抗，彈盡援絕，司令部未受傷亡之官兵，不過二三人，我右手小指，亦被摧毀，隨即被俘，解送醫院，忽見腿部受傷的司令隨從兵何海涵來云：「司令在此屋中，請參謀長至此！」方知司令受傷已先我送至，我當時且行且思，不覺興奮，因異地重逢，幸得同死，亦快事也！入室，見司令橫臥坑上，傷勢甚重，血衣沾體，面色金黃，正在裹傷，從容對共黨云：「你們把吾送到石家莊領賞去罷！前，日寇懸賞十萬元；彼不給十萬，也給幾萬，可補助你們的經費。」我當時在旁，心中非常難過，一聽此言，不禁好笑，綳裹畢，又裹我手傷，命担架送我二人至迤東某村，重施醫藥，甫竣事，忽來共軍王參謀潤之者，冒昧言曰：「請喬司令發宣言，反對張蔭梧；另起個番號，我們就合作罷！」司令正色答曰：「請你告訴他們，槍斃我能！宣言不能發，要拿我當王長江耍，我決不幹。」當此場合，觀其言論，令人嘆服；因思先哲明訓所謂「威武不能屈，」又所謂「見危授命，」大節不可奪者也。喬司令名「明禮，」「禮」者，履也，可謂名實相符，明所履矣，其字「節之」洵屬不虧乃節。浩然正氣足資楷模，抗戰同胞！

深縣張騫寺破俘紀 序

二

亦聞風興起乎！拉雜一片，爰綴冊端，以爲序。

楊文錦念九年，八月，二十日，撰於汜水防次。

深縣張騫寺被俘紀目錄

一 前言

二 所謂「中國人不打中國人」

三 請中共到石家莊向敵軍那裏去領賞

四 不幹惋惜和可憐

五 話別和飲泣

六 汗流浹背和「西瓜雞」

七 制人死命和所謂「頑固分子」

深縣張鵞寺被存紀 目錄

一·前言

民國二十九年夏，河北民軍僅存之部隊，在鄭縣汜水間擔任河防，六月二十二日，爲本軍一年前在深縣張鷟寺、北馬莊受中共領導之八路軍襲擊之悲慘之一日，回想當時體裂肢殘飲彈而亡者，觸目皆是！言念及此，至爲痛心！彼號稱抗日之八路軍，貼寫「中國人不打中國人」、「槍口對外」、「抗戰高於一切」等等標語，到處皆是，明禮本我總裁寬大爲懷之德意，對各友軍無不以誠懇坦白，容恕忍讓，冀團結一致，堅決抗日，以實現我總裁精神勝於物質之教言，以爲各友軍倡，本期竭誠相與，共負艱鉅，以完成在河北「抗建」之神聖大業。詎料別有懷抱之八路軍，以消滅異己，擴充實力，奪取政權，實行其主義爲目的，絕不爲任何公理正義情感所動，凡不受其爭取者，不論團體個人，無不加以摧殘殺害，此卽實行其「非同志卽敵人」之口號也，本軍之一再受其襲擊殺害者，因有固定之立場，不受其誘惑，亦卽中共認爲無法爭取之頑固份子也，明禮受傷被俘，又能脫險者，固因我總裁嚴令釋放，各列憲函電督催之力，然尚有中共妄冀明禮被其輾化，及五六支隊商正夏褚玉璋已受明禮暗示，衝出重圍，與我二四七支隊姜毓英，閻哲臣，韓忠義等，集結於晉縣，藁城一帶，聯名向其要求送禮回部，共同抗戰之故也，并非中共單純服從命令，及看各列憲情面，或明禮向其委蛇而得脫險也，禮爲此言，決非忘却各列憲營救之恩德，希冀各長官從速懇請中共處心積慮，在推翻國民

政府，奪取中國政權，殺盡三民主義信徒，想整個實行其共產主義，萬勿再受其甜言蜜語之欺騙。實爲盼禱也，被俘期間，禮以愚拙之軀，蒙 委座列憲及各友好之眷注關懷，除銘感外，謹將經過事實錄出，以供展閱，而明霧中真面目也。

二、所謂「中國人」不打中國人」

民國二十八年六月二十二日的前一天，河北民軍第二民軍區司令部，駐深縣張騫寺，所屬部隊（第九、六支隊、）分駐在張騫寺的西北方西鄭家莊、康莊一帶，爲的是對付深縣的日寇。張前總指揮率領河北民軍總指揮部，駐深縣北馬莊。直屬總指揮部各部隊，都佈置在北馬莊的南面和西面各村莊，爲的是對付衡水縣和趙家圈（衡水縣的一個鎮）的日寇，雖知本軍駐地的東面約二十里的地方，有第八路軍，因爲他們是號稱抗日的，我們就認爲他們是我們的友軍，大敵當前，他們總不會有意外的動作，所以對他們沒有絲毫戒備。

誰料在六月二十二日早一時的時分，第八路軍，竟以大部兵力，向本軍駐地進攻，北馬莊和張騫寺 是他們攻擊的主要目標，尤其對於張騫寺，他們攻擊得更猛烈，因爲他們知道本軍戰鬥力較強的就是第二民軍區。假若把第二民軍區消滅了，其他的各部就失去了有力的外援。所以當他們一開始進攻的時候，就用大部兵力四圍猛衝，由東南二面，進入張騫寺。同時向我各駐地加以佯攻，殺聲震天，號角齊鳴。直向我們的司令部

猛撲而來。當時我只帶領特務大隊一百多人，因為中國人打中國人，是「親痛仇快」的事情，就忍着痛，集結在張騫寺西北角的數個院落裏。但是第八路軍，並不因為我們的退讓而少微停止進攻，反而因為我們的退讓，加強了他們的兇餓。集中一切的槍火，和手榴彈向我們猛打。我們已經忍無可忍了，出於萬不得已，只有採取自衛的方式，忍痛還擊。

到六月二十二日上午十一時，跟我的官兵，傷亡殆盡，彈藥也都用完，一點也沒有負傷的，還只有兩個人，我和參謀長也都受了傷，而且我的傷有數處，右臂右腿和胸部都中了槍，在這種場合之下，若是和敵軍作戰。那只有一死。但是第八路軍是中共領導的部隊，他們在平日是高唱「中國人不打中國人」的，是高唱「抗日救國」的。現在他們竟這樣的倒行逆施，我一定要和他們講明白以後，我死才甘心。所以我就很從容的被他們擄了去。當第八路軍的士兵十數人到我附近時，氣勢兇惡，認為我就是被他們征服了的敵人，於是就據槍作預備放的姿勢，問我：「你是誰」？我在江西剿匪的時候，深切知道亦匪對國軍的被俘軍官，尤其高級軍官是一定要殺害的，現在的第八路軍，就是從前的紅軍。他們既然這樣的來攻擊我們，難道我還不是他們殺害的目標嗎？但是我覺得爲正義而死，死又有什麼關係呢？我當時就很快的回答道：「喬明禮」！士兵一聽，立刻改變了他們的兇惡面孔，而且緩和氣的說：「喬司令」。此後就低頭不語了。將我送往張騫寺東面約三里地方的某村莊，這就是第八路軍第三縱隊，第七支隊（也就是曾、

察、冀軍區冀中軍區第一軍分區）司令部的所在地。

隨從杜林的不屈而死；當戰鬥行將結束的時候，杜林就受重傷被俘，他不屈服的昂然向八路官兵質問道：「中國人不打中國人怎麼講？民軍是不是中國人？打民軍是何道理？你們爲什麼說了不算？」刁滑的八路軍，這時竟爲之瞠目結舌，無言以對。只得把不屈不撓的杜林送到醫院裏去，在醫院裏他只是叫罵中其不講理，并且高喊：「不讓我見喬司令，就讓我快快的死了」。如是叫罵亂罵，日甚一日，醫生無敢近其前者，閱十餘日，蛆滿各傷口而亡！噫！我何德能？竟累部卒之死！壯哉！杜林，真忠烈義士也。

三、請中共到石家莊向敵人那裏去領賞

在醫兵替我裹傷的時候，楊參謀長也送到了。冀中軍區第一軍分區司令員趙承金（前在五十三軍，呂正操團任連長，）和其政委曠某（四川人）和我見面，我劈頭就和他們說：「石家莊的敵軍，懸賞十萬捉我，現在你們把我捉來了，請你們向石家莊那裏領賞去吧！就是不給十萬，也得給幾萬，這就可以把你們的部隊補充一下。」趙承金和曠某當時却假裝笑容的說：「誤會，誤會，這完全是誤會！我們打的是張蔭梧，因爲張騫寺有電台，我們的偵察員認爲張蔭梧就在那裏，所以才向張騫寺進攻。」其實河北民軍是整個的，那裏有張總指揮和喬司令可分！怎樣能夠打張總指揮和打喬司令看作兩回事，而且實在講起來，深縣是八路軍的政權所在地，不用說縣政權、區政權都被他們把持

着，就是各村之內，也都有他們的下層組織，尤其是「農救會」，簡直就是製造階級鬥爭的大本營；替第八路軍作情報工作又是其次的任務了。拿他們這樣的嚴密的下層組織，（其實是強制的，暴力的，農民是無法可以逃避的。）還會偵察錯誤？何況他們參加張騫寺作戰的部隊，有一二〇師（師長賀龍）王旅，趙承金的全部，及趙東寰的全部，這顯然是先以主力對付張騫寺的河北民軍，換句話說，也就是先要對付我了，他們二人只得很迅速的說：「趕快來担架，抬喬司令和楊參謀長到西馬莊醫院裏去。」

四．不幹，惋惜，和可憐

我到了西馬莊醫院，上藥以後，不久來了趙承金的參謀，係保定軍官學校畢業的同學王潤之，他來是奉了他的上峯使命勸我降服，他的措詞是這樣的：「請你發個宣言，反對張蔭梧；隨便改個番號，咱們就合作啦」。我當時很堅決的說：「請你給他們說，槍斃我吧！反對張蔭梧的宣言，我不能發，我是人，不能拿我當王長江（前本軍冀中區游擊司令。被張存實蠱惑，曾發宣言背叛本軍投降第八路軍）耍。你對他們說：『把我槍斃好了』。我又對參謀長說：『咱們現在四五十歲的人，死了也不算夭亡罷？』楊參謀長就對王潤之說：『人以氣節爲重，君子應該愛人以德，』王潤之聽過我們二人的回答，霍然變色，很憤慨的說道：『這算什麼『統一戰線』呢？我也不想幹啦。』未幾，衛生科長蕭某也來了，一看我們的情形，他起了一種傷感的神情說：『拿這種精神攻擊敵

人，至少能克服十個縣城。」王參謀和蕭科長的談話，才是真正的天良發現呢！此時八路軍移其主力圍攻北馬莊之張前總指揮，康莊鄭家莊一帶，五六支隊仍在激戰中，王潤之又說：「你寫個信我去叫鄭家莊康家莊之部隊停戰如何？」我說：「可，但閻團長是反正的偽軍，抗戰他能服從我的命令，繳槍他是不幹的。然我可保險他不殺害你」。因寫信給閻團長說：「王某係我的同學，彼所談的問題，不論可行與否，勿加殺害爲盼！如能將部隊他開。最好開去」。王又將此「開去」之句圈去了，當派我未受傷的隨從兵楊三義同往，商正夏見信後，即說「此信暗示令我們開走的，」當晚與諸支隊長突圍西開。

事變的第二天，把我抬到深縣北溪村，當日就有冀中政治主任公署主任祕書吳硯農，（前大公報記者）和我本來相識，和新華日報冀中總記者，燕大新聞系畢業生某浙江女子，帶着半口袋點心，同來慰問。吳硯農僅僅是普通慰問的性質，並沒有說多少話：這位女記者，却表現得十分活潑和熱烈，一開口就問我道：「喬先生！對這次事變作何感想？」我就很簡單的回答道「我抗戰快二年了，沒有被敵人打了，却被中國人給收拾了，」我說了這話之後，覺得很疲倦，就閉目不語了，這位女記者：又問參謀長說：「楊先生！作何感想？」參謀長答道：「我認爲游擊隊，吃老百姓的給養，在大敵當前，自相殘殺，是親痛仇快的事，怎能對得起民衆，更無以告國人，」女士也說：「這件事情，非常惋惜！非常惋惜！」吳硯農又問我給楊秀林去信否？他可代達，我答以明日再

說：

事變的第四日，張存實王長江二人同來看我，還送給二十斤大米，他們兩個人，都是本軍的高級幹部，張某本是中共老黨員，來到本軍負着轉化張前總指揮的責任，但是張前總指揮是有堅決中心信仰的，使張某的工作完全失掉了效用，張某在無法之際，只得轉移目標向王長江進攻，結果，王長江意志不堅定，在中共的威逼利誘之下歸服了第八路軍，但在名義上，却稱爲『人民抗敵自衛軍』，他們並沒有說什麼深刻的話，僅僅是普通慰問性質。

在張存實王長江看我來的當天晚上，又有李鴻恩來看我。他是張王二人的走狗，他的年歲很輕，本來沒有什麼見識，但他却洋洋得意的發議論說：『什麼王長江的隊伍整理的很好啦！』意思就是說第八路軍是有辦法的，假若我歸第八路軍，以後我的隊伍也會整理好的，他這樣的給我暗示，我却以事實來答覆他：『我所知道的，在前些日子，曾經有三四百人帶着機關槍六挺，步槍三百餘枝，在王長江的監視下跑回民軍來，槍械服裝都很整齊，最近（事變前五六天）又有四十多個人，跑回民軍，也是槍械服裝很整齊』，他聽了我這些話，還要沒皮沒臉的講下去，我只有對他加以申斥，並且覺得他的這種幼稚行爲，非常可憐！

五、話別和飲泣

深縣張騫寺被俘紀

以後就沒什麼人再來見我了，我只有不耐煩的養傷，經過注射三次鹽化鎂以後，口中才不出血了，精神也漸漸的好起來；在這個時期想起了保定軍官學校的舊同學侯珮珩，他是南溪村人，離我養傷的地方（北溪村）也不過一二里地，我就拿筆給他寫一紙條，「弟等被俘至此，請兄前來一談，倘有不便，即作罷論，」

侯先生的家裏，也駐着第八路軍。他就拿我寫的紙條，給他家的第八路軍看，請求允許他到我養傷的地方來看我。侯先生家裏的第八路軍看了以後，却向侯先生說：「喬司令楊參謀長自稱是俘擄，其實我們是拿他們當賓客待，因為他們二位的舊道德很高，所以並不是拿他看作俘虜的。」結果侯先生是被他們允許了，侯先生和我們一見面，就打着手勢說：「他們把你們兩人看的很高。」這是什麼意思呢！原來在河北省的民衆，對第八路軍都很畏懼，心裏想着說第八路軍的時候，並不敢說明，却拿手勢來代替，代替的方法，就是拿左手或右手，伸開拇指和食指，表現八字的樣式，我覺得很奇怪，就反問道：「他們怎樣看我們很高呢？」侯先生就把他請求前來看我們的經過，和他家的八路軍對他說的話向我復述了一遍。

我和侯先生分離以後，已經二十多年不見面了，這次見面，還是二十年後的第一次，他已經白髮蒼蒼了！在以前他曾在鹿瑞伯先生處當過多年參謀，相見之餘，我很直爽的要求他參加民軍，作直接抗戰的工作。他竟慨然應允了，誰料在本年一月十二日，又被中共領導的第八路軍給殺害了！（這就是元氏縣時家莊事變，以後當再將詳情記載出來。）

在北溪村養傷的時候，還有一件令人念念不忘的事情，就是本軍在事變時候的傷兵，也都被第八路軍俘獲了、他們有一次到醫院來換藥，爬在我的宿舍窗戶外面，見我傷重吐血的情形，數十人呆立飲泣，我則閉目不語，楊參謀長見大家悽慘難過，就說笑話：「剃頭的削耳朵，幹麼糟蹋麼；打仗能不傷亡麼？何必難過呢？」自此以後，即告訴第八路軍的衛兵營長（此人先我前逃到民軍現充連長）不要讓他們再來了。

以後我的傷勢，已經漸漸的輕了，在苦悶之餘，只有涉獵舊小說，像聊齋誌異，東周列國志等書籍，（侯佩珩代借的），藉以消遣，我舊日負傷的勤務兵也來服侍我自吃自作，過着半自由的生活，

六，汗流浹背和「西瓜雞」

在北溪村駐了七大，又搬到交河縣下馬頭，這個村莊夾着滄陽河，河東，河西都有人家，因為距離敵軍的據點很遠，又有河作屏障，所以是第八路軍的很好根據地，在事變的時候，我因為有病，已經很多日子不理髮了、事變以後，傷勢很重，精神很恍惚，所以也顧不着理髮，到這時候我的鬚鬚和頭髮都已經很長了，傷勢雖然已經漸漸輕了，但是仍舊沒心理髮，不時到村外散步、

閻哲臣是偽軍反正到民軍的軍官，抗戰的成績很好，對我有很深的信仰，及商榷兩支隊回藁城時，得知專變經過，曾領銜給八路冀南八支隊汪乃貴司令寫信；如不將高司

令放回，弟等願率所部於兄俱死，汪回信請其派代表到卜馬頭不予，閻當即派其參謀長程萬芳（閻哲臣當時是第二民區第四支隊司令），偕同第二民軍區政治部工作員王兆麟，代表第二民軍區全體官兵到卜馬頭，請求送我還本軍，當時冀中區司令員呂正操，以我的傷還未痊癒，未允，因派趙本金陪程王與我見面。

在七月中旬，也就是事變後約二十日，我的傷勢漸漸的好了，這時候還在下馬頭駐，呂正操第一次來看我，一見面他就先說：「你不能和我作長時間的談話呢？」我因為傷勢已經快好了，就很坦白的答道：「能」於是他就和我東拉西扯的說起來，但是除了作普通的寒暄以外，就說：「此次流血不要白流了，過去張先生對於本軍太不諒解，去人不見，寫信不給回信」，我說：「這是張先生的不對，你們也不該上來就打，使親痛仇快實爲不值，有其除奸部長鄧某相伴。

我奇怪得很，這次和呂正操見面是事變後的第一次，他竟汗流浹背，我使我的勤務兵給他手巾擦，他竟不擦，走後還派人給我送來了四瓶啤酒，二百元的晉察冀邊區銀行（中共的御用銀行）的鈔票，我這次喝啤酒，還是抗戰後的第一次！

從此以後，我就從醫院搬到了招待處，每日都有醫官給我來換藥，一日三餐都和呂正操在一塊吃，啤酒、鮑魚是抗戰以來所僅見之品，又有西瓜雞一味，是我第一次嘗試的。每次吃飯的時候，都有一「冀中政治主任公署」，教育部部長黃敬，冀中軍區司令部總參議阮慕韓和冀中軍區政治部主任孫志遠作陪，這些人都是中共黨員，他們每次都

陪我們吃飯，他們在聚餐時，我常想起死難同志，而對呂司令說：「張篤寺打死了我們三十餘人」，有一次呂說：「不用題了，兩下裏死了有五百餘人」，又在閒談時，我又時常說：「此次純粹來抗戰，日寇去後，我即帶我之民軍去西北種地，不作任何官吏與軍職」。呂正操爲我在中央軍校高教班五期二組同學，組長爲段重智先生，我之脫險彼亦與有力焉。有一次在用完飯的一剎那間，呂正操在短促的時機向我說：「委員長提倡氣節，有氣節的人，是決不會屈服投降的！」他似乎是避諱別人聽見，我也只好不打腔，只有心心相印而已，還有一次他突然的說了一句：「你（指着我）是不作對不起人的事情的！」他說這句話的用意，我是深切知道的；因爲在平日我們曾談到本軍張前總指揮，他時常用挑撥的口吻說：「張先生怎樣對不起我。」我却直然的答覆道：「無論如何他是我的長官，我決不作對不起長官的事情！」呂正操在暗地裏和我談話，和他的神色上，都深切的表現着佩服本軍的意思；而且仍有舊道德的觀念，（原來呂正操就在五十軍當團長）

呂正操對國民政府有些懷疑，這顯然是中了中共挑撥離間的毒計，他說：「中央對張漢卿先生太苛薄了。」我當時據實的解釋道：「委座對張先生的確很好，在張先生回南京時候，我也在南京，一般的人本來準備好了標語罵他。」委座却在飛機上發電報令軍校歡迎張副總司令還京，這可見 委座對張先生的愛護了。」

我的傷已經痊愈了，搬到武強縣小凡鎮駐了五六日，又搬到趙橋鎮，呂正操設筵餞

行，並邀其各處人員相陪，送我們到冀南楊秀峯處，臨行時，鄭重與我約爲抗戰到底的朋友，無論任何人妥協投降，我們兩個人決不能妥協投降。他除了給我八枝手槍，十一匹馬，和法幣三千元（他自己騎的那匹馬，號稱電話的也在內）以外，還派騎兵一排護送我，並有冀中政治主任公署主任祕書吳硯農陪送。我們從武強縣境出發，經過冀縣、藁強南宮各縣城東方，在八月三日到達六十九軍司令部。

七．制人死命和所謂頑固分子

八月六日，我又到楊秀峯宋任窮處，即冀南主任公署。本軍游擊範圍即在此區，與之交涉特多，因此由楊秀峯向我提出問題四項：

一、服裝問題：不准本軍自行籌劃，因以前各部隊軍裝，都是自行向民間捐來；此後民軍服裝，應由呂正操楊秀峯冀中冀南兩主任公署分担七千套。

二、款項問題：不准本軍自行捐款，每月却由冀中冀南二公署撥款七千元。

三、游擊區域問題：只准本軍在欒城藁城一帶活動，別的地方就不許本軍插足。當時我就表示反對，并向宋任窮說：「游擊隊的作戰，範圍愈大，效力愈大。不然，就等於將魚撈在盆裏，鴨、貓都能隨使來吃牠。」宋任窮聽了就變卦的說：「款項要每月按定額補助是辦不到的，因爲冀南水災很重，我們只有量力補助而已。」他見第三個問題被頂回去了，所以配合行動問題也就不說了。

八月十六日，我到了東鹿縣倪家莊，這是第八路軍冀兩軍區第八支隊汪乃貴司令部所在地，這時本軍就駐在東鹿縣智邱鎮和倪家莊相距不過十數里。

八月二十日，是冀南行政主任公署成立一週年紀念日，在他們看來，這個日子是有莫大的意義，所以就在這天開了一個紀念大會，參加這種大會的部隊：有前述的八路軍汪乃貴和李麟部，及民衆團體村長等，當時我也出席講話，事前本來打算心平氣和的敷衍幾句，臨時因被許多打倒頑固分子張蔭梧的標語刺激，開口便說：「什麼是頑固份子，在抗戰時期，只顧一黨一派利益的，就是頑固分子，我們民軍不是抗戰的？兄弟所帶的這一部分民軍，在此地抗戰，是不是有相當的成績？在兄弟養傷的時候，你們抄民軍官兵的家屬，活埋民軍的官兵，你們作肅清民軍的工作，這是不是對的？中共所指的頑固分子。是不是就是爲實現三民主義而抗戰的同志！？」義憤所激，當場我就直接指出他們的錯誤，聽衆掌聲如雷，眉飛色舞，大有喊出「打倒真正頑固份子」的情勢。這固然占卜了民心的向背，但同時亦播下了中共對本軍不兩立的種子，小心吧！忠勇抗戰的同志們，中共的參加抗戰，只是「一個和羈的險。」

喬明禮寫於汜水軍次，念九年，八月二十日

深縣張篤寺被俘紀

6
20263

